黃石齋先生文集

序

古大儒立天地開理學忠孝可以繼絶學扶綱常雖樸質少文後世猶尊之如神明仰之如山斗況著書立說明聖道正人心卓然成一家言則其人爲千秋不朽之人文爲千秋不朽之文尤可尊可仰也吾鄉黄石齋先生天挺人豪英邁蓋世書無不讀理無不格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上溯洙泗濂洛關閩之傳以斯道自任自通籍至盡節中間下獄謫戍未嘗一日廢書講學明季王汝中李宏甫之言滿天下先生立言闢之以程朱爲正派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如此立朝與諤著忠誠大節不肯少貶其道以狥人

主雖屢批鱗受廷杖錮詔獄櫂桎梏而不爲怵厥後靖節金陵與文文山並烈其忠孝卓卓文如此豈非千秋不朽之人乎先生爲文章源本六經取裁左國秦漢不乞靈唐宋奧博淵涵奇峭高古自爲一家流傳宇宙與日星同炳河漢同昭豈非千秋不朽之文乎惜兵燹後編帙散失幸先生門人洪子石秋徧訪見聞垂三四十年而遺文始集向非石秋則先生文章幾如梧葉飄零於秋風矣洪子表章之功尤爲不可沒玫生也晚不獲登先生之堂聆其微言緒論自淑其身猶幸得見石秋得讀先生遺文并聞逸事洵爲厚幸顧念先生之文不可不傳乃與同志重加校

正編次成帙釐爲十二卷付梓傳世俾後之君子讀先生文集知其理學忠孝爲千秋不朽之人千秋不朽之文尊之仰之將徧宇内矣明史傳先生稱爲明季第一人嗚呼先生豈但爲明季第一人哉康熙甲午嘉平月同鄉後學鄭玫謹序

收文序

二十年漳上亂如雨夫子之文章欲墜于地猶秋蓬耳學士逡巡未敢言不亦異乎夫子之道忠孝而已矣其孝如曾子及其仕也故其直如柳下其氣似孟子及其死也故其風似伯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黃子乎故其學皆可以爲易其行皆可以爲孝經嗚呼斯道不講之日久矣黃子氏出人始知有君與有親以象而明易以數而正洪範以詩而考樂以春秋而定禮以孟子而廣孝經以論語而正儒行然後立天人之大業以本于易立臣子之大節以歸于孝經而斯道昭黃子起于漳海之濱教于

榕壇而談求仁教于鄴山而談樂性教于榕壇而談格物物格教于梁山而談誠明明誠子弟從之自武夷達于大滌問業者可千人今黃子以忠孝示天下而天下尸而祝之將二十年所矣其文太滿汎猶放失在海內吾黨咸未有一人敢起而收文明忠烈公之文萍散者見海內之所流歎而峭責于吾黨余也生稍後矣始知向學天下已騷一日爲先君洪子鼓枻入江過諸翁之麓得舟中受教身書以講以習不能終日黃子以留都之名行雖入江之日淺空山無人還讀我書且憤且樂至今未忘諸翁也丙戌以來少年太苦一節甚微匿兼葭白露中剪蓬頭而爲漁

復洗硯理洪圖以宣究黃子敬身之指趣作五教之圖以爲經作三極之圖以爲史蓋始于孝經而終于易閉戶看松以揆其義淚惟先子所欲論述而後乃今收其書爲石齋十二書蓋十經與二錄有黃子易象正十有七卷有黃子三易洞璣十有六卷蓋聖人以通三極之書也而易本象四卷亦附離之有黃子孝經大傳四卷蓋聖人以明五教之書也而孝經贊一卷亦附離之有黃子洪範明義四卷蓋王者性命建極之書也有黃子月令明義四卷蓋王者政事因時之書也有黃子坊記集傳四卷蓋聖人以禮立坊之書也有黃子表記集傳四卷蓋聖人以仁立表之

書也有黃子儒行集傳四卷蓋王者任使知人之書也有黃子緇衣集傳四卷蓋王者好惡感民之書也有黃子三禮定十有三卷蓋聖人以正禮樂之書也凡十經七十有七卷爲黃子之上部然而猶有亾書空力尋之有黃子錄六十有六卷有黃子外錄三十有三卷蓋猶孟子書之有孟子外書也凡二錄九十有九卷爲黃子之下部然而猶有遺文空力尋之嗚呼其于文也爲溫城爲賈生其于理也爲程氏爲考亭至於今日乃兼之故自漢宋以來未有黃子也先子在榕壇掌門人修業事潛心夫子十有五年旣知其志行之所在遭時多故乃不得論述門人嗟痛至

于余其譜歷多無所從稽其講貫者常稱其對問者或不詳淡念哉而余何敢忘也乃述黃子譜二十有二篇蓋如孔璇與叔仲會之記仲尼凡四卷爲是書之初部乃述黃子講問二十有九篇蓋如冉雍與卜商之撰仲尼凡十有六卷爲是書之終部此皆先子之所授與余所采獲之漳上者頗定治其部居爲百九十有六卷書大體如此矣實未常一日發驕走勾吳於越閒力尋之余淡考其亾書有曰易本象者有曰三易軒圖者三易箕圖者蓋以竭易之豩今或亾矣有曰孝經外傳者有曰孝經定本者孝經别本者蓋以竭孝經之義今或亾矣有曰詩序正者有曰詩

撰者詩表者蓋以昭詩樂之務遂暢詩律之說今或亡矣有曰春秋表正者有曰春秋撰者春秋軌者蓋以昭春秋禮之義遂暢春秋歷之說今或亡矣有曰典謨集傳者政官集傳者蓋爲太子讀書而作時在講筵甫奉詔纂書不數月以論楊陳謫官將去國進所纂就六十有九卷書于承華宮而去此或未就之書今或亡矣有曰禹貢明義者呂刑明義者蓋以明古之王者未有不薄征緩刑將以入告烈皇今或亡矣余深考其遺文唯一時書問之好序言與墓石之託四方詩郵之往來最爲多蓋今其人多云亡然一日驅驅窺其庭必尚有人爲人子者必不敢以此沒

其親否則一日驅驅呼其門必尚有人爲人弟者必不忍以此掩其昆否則一日驅驅聲其閭必尚有人爲人妻者必不願以此晦其夫否則一日驅驅索其鄉必尚有人爲人友者必不樂以此滅其友以故求之而或出焉然而收文之日已暮人心非小變也今漳上豈遂無復遺士咸遂逃未敢言天下可知安復一日驅驅走天下之深山大澤中或尚有人先子暮年亦兩入武夷一登雁蕩閒不見人然後歸臥東山獨任收文將以盡補夫子之亾書今是書乃不得論次亦命也夫而余奚敢忘也憶余十有八姝孟浪雖喜閉戶未能著書先子一日名余曰爲我作洪圖今

易史不作則人無由知本朝歷年之美乃如此今孝經行不作安能使先王之本敎遂昭著于天下吾見夫子之爲易孝經多在詔獄中十指困于拷掠指節尚摇摇未續時使寫之至今血猶滲漉紙墨間稍一流覽便如聞有鋃鐺桁楊之聲人皆謂其可以禦鬼也故時有一圖之易有一本之孝經出詔獄中人爭購之殆其流入宮中外國者多矣今吾老矣恐不能盡補夫子之亾書爾必勉之因授思以易史孝經行之事退而頗有述焉爲六經六史十二圖以娛老父于空山所謂洪圖今思既孤遭亂益混家自匿無所日陸陸潛釣澤中荒棄先人所欲論述罪莫大焉時

詣鄰山陟諸翁肩望見講堂基盡爲禾黍因悵然過夫子家欲觀其墓下圖書以歸黃氏諸孤謂思既兩世任是書難復辭矣爲移釣川雞犬來夫子家與黃季子共硯論次是書一年而亾書猶未集收文之日蓋已暮矣方斯文之摇落收之如掃秋梧之葉矣失今不務後獨且奈何哉吾先子違行在所時見書之才屬艸未脫艸者多意者今皆招徃明堂里之役失之矣其亾于軍中者今過其墟戰地秋風兕燈夜雨之際如將見之其亾于省中者今過其墟銅駝秋風故宮夜雨之際如將見之其亾于漳上與浦中者今過其墟墓下秋風講堂夜雨之際如將見之門人洪

思謹序

黃子傳

黃子名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少居漳海銅山孤島中後有一石室可居名曰石齋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父青原公母陳皆通經史深明忠孝大義而敎之有法故黃子之學起于漳海之濱海內從之問業者幾千人敎之皆必以忠孝在思陵聞漳海之學天下莫隆焉其學深于天人之際極博窮微皆本于六經其所著易孝經詩春秋數十卷書自漢宋以下諸儒所談皆置之不復道也笠其書獨爲當世貴學者宗焉黃子少貧不能從師其學多出于二人故少小卽善攻苦尚氣節賤流俗直以行王道正儒術爲已

任時嘗安陵閒天下猶艾安黃子見儒術之日下知王道之不講憂天下之將亂年十有四便慨然有四方之志不屑屑治博士業必盡讀天下所未見書聞博羅有韓大夫賢而好士其家多異書一日杖策行遂造焉大夫與之語而大悅曰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誰因留與諸子處遂得盡觀所未見書俱錄以歸登天啓壬戌進士爲庶常授翰林編修與修國史實錄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必奉書膝行而進黃子以講筵道尊不安有此遂平步進魏璫目攝之不能難初與文震孟鄭鄤約共敵魏璫後文鄭以擊璫削籍歸黃子以迎母入都在途三疏而三焚之乃

請告歸崇禎巳巳起故官始入都庚午出典試浙江轉右
春坊右中允以疏救舊輔錢龍錫坐曲庇調官龍錫竟得
減死論王申將出都以易數復上小人勿用疏蓋指溫體
仁周延儒也上怒乃削籍歸遂入孔林孟林盡歷黃山白
岳匡廬九華諸山浙中門人築大滌書院爲黃子講堂以
俟之因留數月乃去歲除始至石養山守墓三年乃因有
司之請以紫陽書院爲黃子講堂而講學焉問業皆自遠
而至所謂榕壇乙亥起補原官丁丑分考會試隨乞休不
可時方大旱五日內繫兩尚書先生疏請愼喜怒以回天
再上求言省刑疏謂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

獄者旋聞言極切直尋遷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有疏自劾三罪四恥七不如擢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命纂集經書進覽爲太子講讀以疏論楊嗣昌陳新甲諭官時嗣昌丁兩喪奪情入綸扉得上眷抗疏劾之及召對與嗣昌爭辨上前犯顏諫爭不少退觀者莫不戰慄直聲震天下黜爲江西布政司都事未任江西巡撫解學龍以地方人才薦上益疑爲黨併逮入京廷杖百下詔獄將殺之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相繼申救并杖戍既而嗣昌敗蔣德璟與周延儒乘間爲上言始得旨赦出以清操力學免戍復官堅辭乞致仕歸鄴山講學

諸翁之下南渡後以少宰名陞大宗伯差祭禹陵出都夢
高皇帝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
朝廷差歸南都已陷乃立主閩中憤二鄭兄弟不出師自
請行邊命以閣部掐征擕敷諸生出信州會七閩及江浙
諸門人子弟之兵可四千人而無餉令散去時餉在鄭家
朝廷不能問也先生知國事已去遂憤而出師將復徽只
餘兵千二百人馬十四匹持三十日糧行至婺源明堂里鐵
騎數千乘霧襲之一鼓而潰遂被執抗節不屈死于南京
之篁橋天爲晝晦門人賴繼謹趙士超毛至潔蔡春落從
死未死前常閉口不食十四日不死乃復進水漿爲詩可

數百首有乞字者輒書孝經二三本予之時統兵大帥日
夜遣客往勸降頁切故獨寬其桎梏加以禮貌使得從容
賦詩作字圍碁如平時如是者三閱月而先生卒不奪也
論者謂其三黜不辭剖心一生淸苦負土廬墓不營田宅
以身許君獨立敢言濱死不悔國亾與亾實爲一代完節
之臣可謂忠孝大儒矣所著有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儒行
集傳緇衣集傳四部思陵時皆已表進御覽其易象正三
易洞璣孝經大傳坊記集傳表記集傳五部及榕壇問業
大滌問業皆已刊行于世惟易本象詩表春秋揆曦象在
粲山孝經外傳解齊環在大滌孝經贊三禮定懿畜在榕

壇皆或存或亾多不傳又有易䇿命詩畧正春秋表正皆
墜于明堂里今恐不可復得先生壬午出獄往戍將之楚
門人請藏書于大滌先生擬以易象正詩序正春秋表正
孝經大傳洪範明義月令明義禹貢明義呂刑明義儒行
集傳緇衣集傳典謨集傳政官集傳爲石齋十二書藏于
大滌已而不果今其書多散亾而逸其半今思作收文序
以求諸亾書及諸遺文而考正焉乃復定治其部居以易
象正三易洞璣孝經大傳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坊記集傳
表記集傳儒行集傳緇衣集傳三禮定七十有七卷爲上
部以黃子錄黃子外錄九十有九卷爲下部乃合十經二

錄爲石齋十二書存初志也又述黃子譜四卷爲初部黃
子講問十有六卷爲終部皆附離之今是書凡四部百九
十有六卷思藏收文峰下先生歿謚忠烈贈太師文明伯
凡講堂皆賜表文明書院今鄴山講堂久已廢爲禾黍唯
梁山講堂尚存所謂明誠堂者今爲黃子廟在漳浦之東
皐與北山墓廬相望

門人洪思撰

凡例

先生經學淵淡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孝經大傳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坊記表記儒行緇衣集傳三禮定等書舊板已失漳上重梓者月令明義儒行集傳孝經大傳而易象正三易洞璣諸書好古之家尚有藏本

先生文詩甚富亂後散失及門洪子石秋收文海內垂四五十年而遺文始集兹所栞者皆洪子抄本不敢忘所自

古人著書皆門人編集韓昌黎文李漢輯程子易傳楊龜山輯張子集蘇季明輯朱子全書黃勉齋輯今石秋子

苦心表章師書與古人無異明季講學諸君子名重一
時士以及門爲幸迨遭變故身沒未幾已有倍師而去
者如洪子眞可風世

一龍巖翁君偕霞家有石齋抄本甲午秋余嘗借閱中多
訛字復延石秋嗣君子力讎原本來粵校正方敢登木

一余友龍門令蕭敘九好古力學簿書鞅掌不廢纂述常
謂黃子文章不可湮沒慫恿采板以公海內姚齊州趙
我山皆雅意表章是集刻成諸君子與有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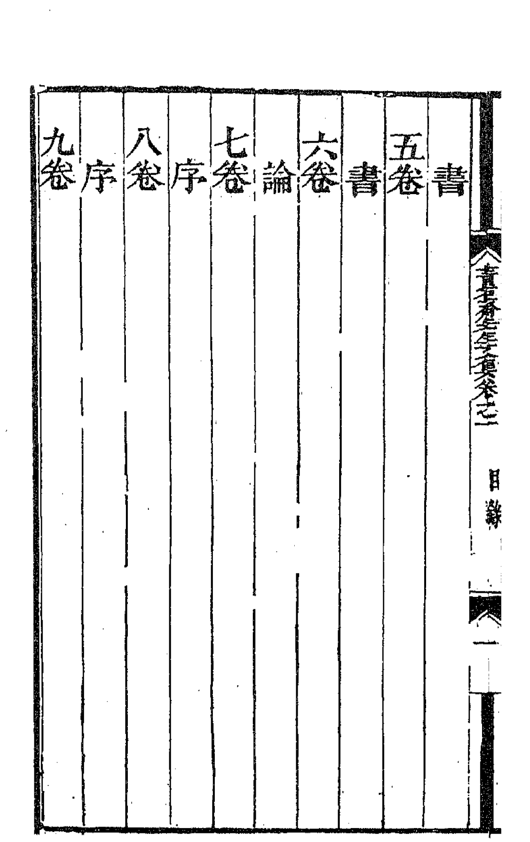
一是集分爲十三卷剞劂精工頗稱善本先生生平所著
尚不止此遺文在洪子力家俟再借錄續刻二集問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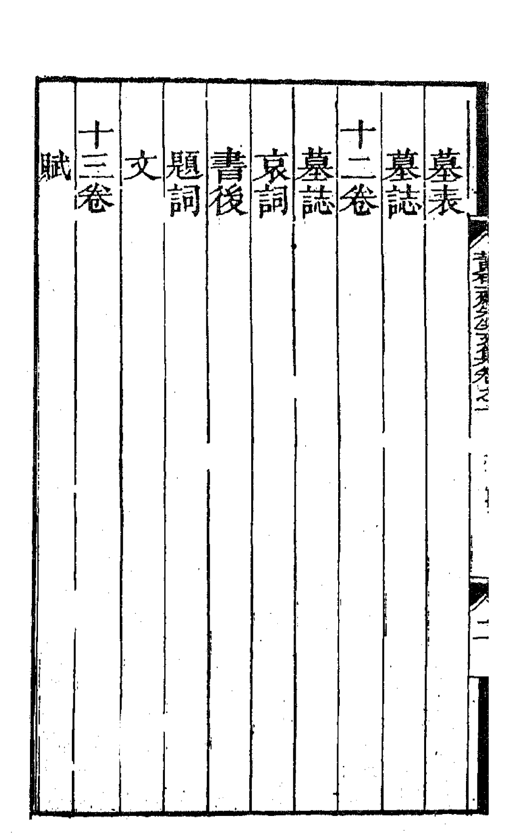
先生續騷直逼屈宋詩高古峭刻不襲前人自成一集不

特古文可傳不朽當嗣刻以公同好

後學鄭玟虛舟識

黄石齋先生文集目錄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門人龍溪洪　思著
後學龍巖鄭　玫編次
滇南蕭大成
三韓姚炳坤較正
錢塘趙大堉

疏

自明試務疏

思曰上烈帝也子以庚午四月抵京師居亡何遂有旨掌浙江試場之命于是復南子在簾內日與分考諸臣每日出必坐上焚香後巡北面再拜然後敢看卷夜盡燭乃散子飲食濡脣皆在堂上

進卷無私請一時權貴人子弟莫不咸怨在烈帝
初法亦稍密矣試事且畢詮不敢淹乃亟入告自
述其試狀以
明不欺焉爾

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臣前以給假還山廬墓六載
今春冒難入都思日子在熹宗時爲史官已任史事者踰年矣一日侍經筵以正色持大體忤魏忠賢乞還山天啓五年予告歸始得負土遂廬墓下門人所謂石養山崇禎三年乃以聞■聲赴都門闕廢于是六載
冀一親覩堯舜此外無復他營比典試命下臣承乏當往
浙江實出臣意表長途竭蹷心力俱枯八月二日始至浙
中既入闈敦明功令諸臣亦知臣孤介無以軟熟相嘗者
看卷皆公堂分閱三日稍就緒分考始各歸房臣獨就堂
中翻卷日不離一榻夜漏始退如此者十日臣不敢自謂

任勞也至將帥單旣折卷臣猶虛前七人問諸臣凡數次

皆云佳士臨時又去不愜意者一人臣不敢自謂任怨也

得九十八人皆英茂強半衆士臣旣出闈謐不敢淹謹情

上聞念臣終歲馳驅萬三千里一意孤行不知世上平陂

何似唯有此心可報明主臣臨疏惶恐之至

救錢龍錫疏 章凡三

思日上烈帝也子在史館任編摩旣九載至崇禎庚午冬以神宗實錄成得遷宮允賜宴禮部而舊輔錢龍錫亦常爲國史總裁適以此時非罪下獄言念惻然子歸累夕不寐語館中曰吾儕微勞當此榮施舉輔何辜獨以此時拳梏鋃鐺搶首獄吏舉朝無敢出一言者疏入上怒甚以詆毀曲庇幾坐重典待命三十有八日章凡三上乃得薄譴調官而舉輔不死矣旣五月以禱雨出獄戍定海衛

右春坊右中允臣黃道周昧死謹奏臣尸素多慙感恩滋
媿執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
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瘝曠而臣獨無
有又流覽古人凡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謇諤照耀中外而
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歎也舊史稱臺省諸臣
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
百僚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槩頓挫各自可觀
未有一往莫達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于今日者也臣素
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羣臣值明主媕阿
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拏梏鋃鐺對簿法庭搶

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
上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嗽自非大
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也今鼎輔所坐循常疎
率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閫外忘君忘親僨事誤國
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泯泯
叩頭比于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
蔭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即一旦
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爲不忠由今而觀未謬于先
見也凡邊場事最難言勝負相倚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
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今邊臣得

以瑕鑄御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摭閣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綸扉之內劃邊牆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決意空漠南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釁撓互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言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墻之案者獨斷然快意于一鼎輔鼎輔既無歆碁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于貫城斗柄銷光于危法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

撫安攘之畧者乎爲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舉輔爲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爲神人攄憤何曾計一罪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爲毛文龍報仇猶可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爲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浮沈九載能無事蹟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累煩臯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舜爲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即欲整齊

羣臣敷求言功不過做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乘輯瑞之期雲日在望綱舉條貫別貴賤辯重輕親渙德音俄頃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噩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之武何必囹圄價盈孤卿斲首令四尸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顧望胥怨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于萬物無所畔羨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于鼎輔未有半刺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于國且今寇賊未殄東江方鶩泆無內誦毛帥以外鼓劉帥之理儻天下遂無才

臣不揣請以鉛刀■■之■■黨纍輔罪猶可贖臣請輟

清華歷疆埸視要害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橫原

帥以為纍輔滅十一之火臣非不惜身家不愛通顯誠不

忍當聖明之世抱頭容默與黨帥同腐使後世鯁士矣清

時無人思曰倪文正公元璐言今人多畏禍重其身家黃子將抗疏時聞者皆為危慄而黃子獨以為雖我皇可以忠言慨然叫閽而前疏上果奉嚴旨切責曰錢龍錫罪案屢旨甚明與毛文龍無涉何輒稱代為報仇本朝不設宰相疏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丞修邊臣子所空言都一一回話來乃復上遵旨回話疏云

臣于十三日具疏十八日奉旨詰問臣捧讀驚絕且感且

泣臣贅筆非久命與時違三年廬墓六載出山實艸野不

識諱忌又拘牽文義動誦古人主明臣直之說幸逢聖主

慨諸臣萎薾無敢吐昌言爲國家任事者使當宁憂勞大
僚戮辱中夜篝燈起而手疏不謀于朋友妻子遂踈率至
此重荷覆載未即抵辜得自引咎臣又何言臣至愚昧亦
知朝廷本意爲神人攄憤未嘗計一罪并但馭將之法不
可陰驕其心恐後帥藉口前帥則斧鉞之用不靈亦知祖
宗初制重防專擅罷設丞相之官但閣臣之任自與邊臣
便别恐邊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
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漢事因漢事而及夏
言因念古之宰相無遥制之實而皆收遥制之功今之閣
臣無宰相之名而嘗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于胸中忽

李廣肇約略漢臣鄧公所告景帝之言依稀唐臣德裕所救楊相之事語意不明遂至失倫了不自覺臣區區此心但謂國體宜尊邊計宜慎士氣摧頹當稍稍以仁禮汲濯之緩急需材亦使人人奮勵破拘攣冒險阻不宜掩口抱頭全軀苟祿而已非敢躍冶沽批鱗之名也思日同奏二疏復奉嚴旨切責曰黃道周前疏以追論罪輔為毛文龍報仇必有所見至妄議河套丕修種種誕肆奉旨詰問如何不詳答仍以遁詞支飾宜將前疏本意并同奏未盡事情一一明白回話來乃復上遵旨回話疏云

臣前十八日奉旨詰問臣已貼黃條對引罪前疏所偁道路繆悠邊臣藉口此實有心者所共慮非必臣孤愚之獨見也至河套丕修事前旨已云豈臣子宜言臣亦不敢復

言以干重戾然實謹默不敢一語支蔓以瀆天聽二十七日又奉旨詰問臣惶恐隕越幾不能屬筆然旣容臣盡言臣不敢不盡臣思明主可以忠言有道必多危行人臣致身明白洞達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堯舜如有詭詞諛語支吾左右不獨斧鉞在懸則衾影何以自對臣計今歲秋前奔走閩越上下萬餘里不悉鼎輔罪案先後但以前月二十六日得與實錄恩賜宴禮部而鼎輔適以此時下請室臣私語吾輩微勞受此榮施鼎輔亦常爲總裁不獲帷蓋言之惻然歸不成寐意陛下聖明初無殺鼎輔之心而廷臣讞獄已有殺鼎輔之法恐鼎輔一旦瘐死獄中後世不

察謂聖主有殺輔臣名遂以十三日謝恩籲歷瀝血此臣具疏之由始也郊日甚謝恩而兼建言同于是日也神宗實錄予實任之九龍書成始遷宫允酒未謝恩而舉小得政大獄將興必使朝廷殺一首揆元老爲之端而專在旦夕舉朝莫敢言予于是日能不謝恩遂兼建言皆同是日哉臣兩疏本意已盡唯多忽遽事情未盡則誠有之臣愚前代之殺輔臣皆非嘉事自征和以至嘉靖千六百年僅一再見武帝以英璋之姿決意邊功動如雷霆不三十年而呼韓稽首世宗以亙穆之識決意寧民動作造化亦不二十年而雖懷首故當時雖有芟夷無損德業今震叠初敷拯壯伊始養兵多年物力已罄謀臣顧瞻未有一決徒殺一閣臣無益邊計而姝虧大體傷人心臣自

以幸處堯舜之朝不忍數見誅殛之事因感會銑之累覓
言傷兵燹之累龍錫怦怔于心是臣囘奏中所已盡而有
未盡之事也臣又覩古威順之朝其大小臣工已有愛股
肱亞心膂之意故都則時聞法言動則共收茂實昔晉人
不殺林父而士會以為再克楚人不宥得臣而文公喜其
再敗今　以一小　抵間蹂躪陛下赫然為誅督臣繫
卿貳斤郎曹已當矣而綸扉亦且不免百僚相顧容頭過
身無復左儒禽息貫高朱生之誼即國家緩急何所賴此
完軀苟祿為者臣故不自量欲歷疆場觀叓害誓一當橫
原艸藉鐘鼓之靈為詞林雪恥為戮輔減罪是臣囘奏中

所已盡而有未盡之情也臣書生最懦弱名位不能動人然貿誦法古昔不敢隨衆釣聲名干市憶去秋在山中傳邸報見罪督斬帥事衆咸快心臣獨撫膺謂閫門之禍始于此矣未幾時而■■警遂至及奔馳至浙江聞撤回諸道兵臣驚愕以為如此■邪得退未幾時而灤永俱陷當時諸臣無一人言者及事後乃呶呶言之臣怪諸臣摩揣智長坐照智短事後之謬巧乃不如事前之愚拙詩曰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此志士仁人所為於邑也陛下欽明博通今古曾見有平居婀阿無亮直之節而一旦勛勸能奏底定之業者乎天下未嘗無才大率牽情面避文網戀

身家者十九畏折辱者十七稍以仁禮泛濯道義感激之心骨旣完犄守自見今東彊之事諸臣所囁嚅不敢出口者不過兩言耳不討則必歸于戰不戰則必歸于款故維討可以制戰維戰可以制款討無成謀則款無必法今諸臣又云復遼陽則難爲守守遼陽則難爲饟夫守遼陽而難在七百里之外不逾于守薊門而難在五尺之內饟遼陽而難在登旅之海不愈于饟薊門而難在通津之郊乎漢室迴遑甚者亦六七百里今榆永直走四百里而近三韓箕尾之墟太宗受命歲德所在安可嘗昌明之期逾紀不復臣始爲庶常時遼瀋陷未二年臣實爲因遼復遼之

說而中涓未靜外患姑存公今十年逐人已散選士已失
更復數年壯者已老老者已彫河東稱叟無復識其版章
者矣而國家議論之臣猶未有決故決三年之力可以集
百年之功持十年之計不可成一日之事老子曰以道輔
人主者不言兵善用之莫若果易曰果行育德袁崇煥以
七閱月之精神僅殺一毛文龍而欲以五年不動之期坐
今人以終年之計畫欲殺一錢龍錫而又欲以十
年不動之算坐收封疆是臣所慨然思決于一奮也臣讀
書不能精熟粗知大義不敢以危言高論動主聽亦不敢
以飾說支辭干物議區區寸心但爲國體邊計士氣人心

聞此一段實話涓埃微塵不能互感臣死有餘媿然臣之
本意事情已具盡于此謹一一明白回奏不勝惶恐之至
恩日同奏三疏復奉嚴旨切責曰黃道周初疏狂肆妄議
祖德曲庇罪輔屢旨詰問皆不實奏一味譾詞支飾本當
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用危哉錢華亭之獄羣小揚言曰
袁崇煥謀逆錢龍錫通逆其意必欲殺之且圖遍織東林
諸君子及黃子疏三上而周延儒意始回大璫如王坤者
亦頗心冤之故得減辟為戍吁亦危矣思陵初諸璫凡朝
廷大舉措必引其機以待其自發多為陰移而不覺故凡
攻東林者必默結焉使日夕陰以朋黨之名中于上蓋自
史堃之攻龍錫始也吾聞諸先子徵士公言龍錫硜而謹
韓爌和而厚逆案初屢列四五十人不欲廣上怒數次必
令廣且令一列內廷同惡者乃以外廷一不知對上曰豈不知
艮任怨耳一日名龍錫與韓爌入出一黃袱示之曰中皆
紅本璫黨盡于此安一一按罪無漏也又以此三尺法非
閣臣所宜司對上益怒乃令三法司同定所列始廣姝數
百一人不敢遺蓋此案烈帝實自為之非龍錫意也但攻
東林者非此不足以激諸璫共擠龍錫耳世之論者皆謂

當時延儒實心敬黃子甚
故黃子疏三上而龍錫生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思日子庶常時作憂中官之乾沒也
增兵益餉而國日以貧弱蠹在內也

臣聞善爲國者有十年之算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算今之爲國者計絀于朝夕議懸于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如煮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岸是誠天下臣子之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末流相倣汰一冗一冗旋生汰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探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爲貧國之患臣獨以爲富國之患天下之

患以爲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爲國不見貧夫人士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亾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䌷四百萬出幾倍之相沿以來六七十年矣補續相移不見大匱神宗中年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三百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俸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久者不過六七年近者踰時而畢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帑金沛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俸猶

且益之塡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曆初載自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內儲上供果餌器皿絹素之類一切裁減于是省直承風歲運之數詭目乾沒一百八十七類旦夕淸華又有察相繼之留意綜核洞于邊疆之務是以天下少給暨三十年補苴易理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狎于刀錐內臣竭于鑽窄奸猾縱橫恣意一倖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人不問醜正地不問易險聚兵而弄之以爲狼食者之唱于是天下顯然以爲左藏可以計覆太阿可以詞涵鹽鐵酒榷可以復議鼓鑄征輸可以不絀中外蚩蚩維兵是利監門廝養

擊柝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鎮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既七十三萬又既而百二十四萬方其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彊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二十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則曰數年以來新餉之額益二百萬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此三百餘萬皆以爲濫也夫誰爲此者搜膏血而焦原沃之乎故曰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墊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

富而冗吏奸胥輿皁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膴仕以白望其聲利邊官見富而游客驕丁尸班丐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頓破冒乘有用于無用以自喪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也其所以見富。則自加派而始也。餉有加派而舊餉不復兵有加派而舊兵不復田有加派而舊田不復邊有加派而舊邊不復詩曰原田晦晦舍其舊而新是謀團營中外十二萬衆散爲工役隸于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隷衞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競帥蕩三輔五

十萬戶口四百萬椎埋無賴者億數無所用之而常名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賞賚東人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于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咨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而轉輸催科波湧之間猶有未定說臣觀古今英主立國良將立功皆存于敬慎之小心明決之定算行師祖席制敵于樽俎之上而增賦益兵之說不與焉會昌之末雜賦極少猶九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生兵多

則溢出。推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蟲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今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耳曰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關門之事臣兩言而決耳曰決棄遼陽則不用益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餉決棄遼陽則兵空屯于關上只復薊鎮之額三萬守關六萬乘塞精汰而慎用之十年待動則已多決不棄遼陽則兵空屯于廣寧只復遼薊之額九萬營壘三萬屯田五萬待于關內蓄積新餉俟一千萬三年待動亦不爲少今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常爲姑違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復而常爲虛聲以待萬一之禍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海島

之不可虛恃而常為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議皆知水西不破則東方必不靖東方不靖則水西必復起而決不敢少紓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急了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敢停新餉以作內政決不敢因舊額以寄軍令五說悠悠未有定議相視咨且而天下滋獘臣恐歲月之外萬一叵測外勢蹙而內餉益廣雖谷量天下之財帛不復可繼矣今所在士馬亦漸以稽核鼓鑄徵輸亦漸以見利詭託破冒者亦漸以正法裁抑澄汰之疏亦無日不御然而白簡一動則稱逃稱叛稱亦稱棄者在在而然持籌之士相顧而不敢出一

語故曰食冗之耗小識冗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蠹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獨一東方而竭天下以殉之此眞計者之末祭也臣願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攷典章罷可已之役省不切之費急取兩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躬自節儉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端本塞源有爲百世之計然後弛諸禁罷廣興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營田責之郡帥以團操還之五營以名募還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著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毋循旦夕苴茹之談稱兵稱餉使齷齪小人皆有覬覦樞柄盤據左藏之心則內蠹去外冗自清臣保百

年磐石無事也唯亟圖意焉

引罪告病疏崇禎四年四月上

右春坊右中允今降三級調用臣黃道周謹奏為為法受過有不得不言之實因過受法有不得不去之情羈旅孤臣病踰百日懇恩放逐席藁出門事臣自引咎來抱病狀第絕口人事今春見禮科疏叅浙闈補榜事臣理合自明然已奉旨着監臨御史查奏則臣安靜聽今又兩月抱病日深伏枕讀邸報見本月初二日浙江御史李柄疏奉旨中卷既係無私何必以同姓去取且割榜非法監臨豈得無言據奏錢塘縣官一稱不知一稱佳士是何緣故着該

撫按查來該部科先將尚觀聲等二卷磨核文義具奏這本內又說去年于他疏騁指此事情尤可惡既應入告何不明言廼故以隱語藏機預開卸飾顯屬詭欺着考察時一併議奏該部院知道臣病中捧讀愧悚幾爲嘔血臣生平刻苦區區此心不敢以纖塵蒙翳少干物議不圖坐此非據災生波及同事恭繹明旨所罪御史臣者皆臣之罪非御史臣之罪也臣方填榜時見春秋房中一尚觀聲又中一尚觀法御史見問臣心懼然細閱兩卷觀法之文通場先好觀聲二場中有塗抹臣問科臣謂是本房之所奇賞臣思功令新嚴去留宜愼通經散在各房雖五桂不覺

其多孤經葬于一門雖雙南亦須細酌況經批抹何能無
議如就兄弟中裁去一人未失遜讓之雅卽因籍貫內更
補隻字亦無推敲之煩故改前而從後去聲而存法臣自
謂爲朝廷守法寧行所明不行所疑爲鄉國掄材寧任怨
事前不任謗事後卽同事諸臣共有此心或採之公評或
證諸考案堂皇裁定誰敢廢言且臣所改者未揭曉前之
楊非已揭後之楊臣所執者求詳于法之中非用情于法
之外也臣海外孤蹤出山受事以文衡人何知兩尚之同
姓而非同胞又何知其非同胞并非同姓乎臣所知者爲
朝廷守方寸之法不爲江南守方寸之紙爲士子定畫一

之文不爲胥吏奉書一之事臣嘗日裁酌詳審尚如此令
草草徑過今日諸臣千敲萬趨臣區區此心當衙誰白乎
唐臣張九齡嘗告玄宗云。天下能吏。皆精案牘而畧人才。
溫彥博嘗劾魏徵云。魏徵不避嫌疑。獨行其是。臣愚不及
魏徵。慧不及九齡。卽欲不避嫌疑。求精案牘。何可得乎。臣
幸逢聖明洞矚遐幽去取無私已徹睿鑒但以臣子入告
事須詳明一語模糊卽屬欺謾臣濫竽典試不能宏其綱
目盡諸事前又不能竦其精誠暴白事後徒守硜硜自矢
之咎謂陛下必終亮臣乃使科部貰其推求御史代爲受
過臣非木石何能自安魏臣尙允不負翟黑子故爲崔浩

受罪而不辭今衡文去取罪亦在臣塡榜改換罪亦在臣簡舉不及罪亦在臣辨白不蚤罪亦在臣臣既寂然乃使李柄代臣受罪臣恐死爲翟黑子所笑記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而後其仁可知李柄見臣改榜不忍使臣有事後之疑見臣不簡舉不忍使巳有激揚之譽不過謂監臨職在發奸奸弊既絶則瑣細商量皆不煩惠文彈治耳臣爲主考即監臨無弊不得與監臨分功李柄爲監臨即主考有罪安得代主考受過乎臣極知陛下念臣孤苦不奪臣賞不黜臣官嘗于法外曲生全臣然臣捫心負墜淚重不能拔足以贖前愆叢愧之餘百病交集不重

處臣必不得去不決去臣亦無以自處乞明正臣罪立賜斥逐庶冀出門以爲儒臣守文不慎不詳者之戒臣病困已踰百日例得放歸與其寛數日而重累郵人毋寧容數日得還廬墓爲此具本不勝哀懇之至

辨仁義功利疏 崇禎四年六月上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降三級調用臣黃道周謹奏爲孤臣去國不惜一身善人舍命不惜一言敬發未死之人心禪交脩之實政事臣聞正志者不辭用晦有道者不樂辨言人臣降辱則苟忍而去然非所論於主德休明側身修行之日也臣蚤歲學道三十七始就青衿𨕖仕通籍於人

物無所怨憎亦不知人間辨難攻擊的是何語由今而觀
風教摧頹流俗邪鄙雖孔孝生于今日不得不與孟荀同
辨也臣觀仁義者天地之權衡萬物之綱紀也孔孟衰而
仁義之談絶唐太宗聽魏徵之言力行十年而後知其有
効漢武帝告汲黯曰朕欲行仁義之道而不知其端至宋
程氏父子乃力持其説以爲義利之閒帝王所立志而治
天下今又五百年閭巷小兒習爲餖飣縉紳大人口皆羞
言之毎見士大夫垂殁必有一部文集除舉業套外有通
本無仁義兩字者臣至浙閩以治天下必先立志發論見
士子皆未有談仁義者乃私引古今折衷孔孟歸本仁義

以治志氣其大指以爲行仁義者卽不談功利可以收功利之實談功利者卽不醜仁義亦已滅仁義之教又推廣之以爲仁義脩而成德禮堯舜周孔皆由此出朝廷得之以爲朝廷邊疆得之以爲邊疆仁義廢而尚刑名非斯桑孔皆從此出水旱因之以爲水旱盜賊因之以爲盜賊論策雖殊其指一也夫仁義志氣政刑德禮此皆天下易解之言堯舜禹湯周孔孟程此非天下難解之姓字也而達官顯人引爲怪說至云通篇無一語可解者夫使載籍所陳賢哲所道只此數字已自不解卽今士大夫所解者嘗爲何事乎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

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殘賊之道無乇不談仁義苟利其身而巳今上有堯舜之君而下無仁義之臣機智相尚譏諂相先惡直醜正寶蕃有徒顛倒貞佞以愚黔首陛下英明靜觀獨悟齋禱以來數月之間禹湯周宣亘古難行之事陛下皆備行之矣而諸臣未肯坦心正言以告陛下者以爲振衰起弊必在督責督責之道必先去危論之士上未必有此意而下競行之大臣未必有此意而小臣競行之陛下所爲威福羣下借以行其愛憎陛下所爲刑賞羣下借以行其喜怒今雖暫覩清明而邪正是非去取之間未有定論人才學術未有正嚮一宿宵人起

而訌之而盈庭之爚亂猶故矣臣觀天下衰弊生于人才原於學術決不在簿書刀筆之際士慕古喜行仁義則慷慨之士出致身而効忠者多士趨時喜營爵祿則猥鄙之士出致身而効忠者少今諸臣皆曰我能為君兊財賦然自數年以前加賦未倍事例未積驛遞未清優免未扣新馬未除邊亦此邊餉亦此餉今加賦已倍事例已積驛遞已清優免盡扣新馬盡除邊亦此邊餉亦此餉而什伍庚癸又疎于曩時語其甚者將帥之藏皆滿矣而陛下之帑如脫是諸臣之尚功利者竟不能為陛下兊財賦也諸臣皆曰我能為君立威令然自數年以前圖士時曠犴狴未

滿疑者不盡入出者不盡戍貴賤輕重間有差比人心猶是風俗猶是今圜土無曠犴狴巳滿疑者盡入出者盡戍貴賤輕重不得差比人心亦猶是風俗亦猶是而頑鈍蒙敝又甚於曩時語其甚者細人之睚眦皆報矣而陛下之憂憤未釋是諸臣之尚刑名者竟不能爲陛下立威令也故天下之彊弱視於人材人材之邪正視於學術學術之眞僞視於義利爲利而言之則謂之僞言爲義而言之則謂之正言爲利而行之則謂之僞行爲義而行之則謂之正行殺身而利于人謂之仁殺人而利于身謂之不仁害巳而利於人謂之義害人而利於巳謂之不義陛下試以

此豈天下之人材程天下之學術而邪正是非燦然見矣天下人材學術培養甚難摧折甚易養一賢者郎文繡十年雕鏤十年不成一賢者欲養一不肖但啗之以美官怵之以鞭楚不終食已為不肖矣方臣初上疏時稱為毛文龍報仇及世宗棄河套誅夏言事不過誤讀漢書見鄧公告景帝云七國未平而先誅鼂錯是為七國報仇也又誤讀唐書見李德裕告武宗云先帝德宗心疑劉晏動搖殺之非罪至為兩河之所藉口當時不謂之妄言謗讟故率爾用之及至回話偶憶它事生多拳心而應對無據令當時直舉三事陛下亦未必疑臣薄臣故為仁而不精為義

而不熟是臣之罪也爲主司而談仁義非臣之罪也守志
而不弘養氣而不浩是臣之罪也爲文章而本志氣非臣
之罪也臣所媿者獨談仁義而雜功利本志氣而近刑名
兼東江之必驕議遼瀋之必復爲異於諸儒之談耳然臣
旣以此荷譴而諸臣必欲搜其瑕疵摘其細垢張大窮
詰之以至于雜比條例而後已非逢陛下仁聖憂勤釋錢
龍錫易應昌等於獄中則臣之發益益覩白日已爲遠矣
臣少讀書不知物事比讀邸報知邊疆之有逆案科場之
有情節兩事推敲必終年不已臣不幸兩蹈其機實臣之
命然臣自矢不以此墜其所學使臣避禍害而變所學卽

可掇通顯亦終無以報陛下使臣變所學而掇通顯即可
立勳名亦無以對天下後世臣前爲編脩僅踰年註籍纂
史已十餘月侍經筵僅一日忤璫而去今爲中允僅一宿
狂言自廢履歷淺鮮不敢冒乞特恩唯臣赤貧攜家七千
里旅食已盡早歸一月免荷負得完骸骨近父母邱墓臣
扶病草疏奏聞

乞歸疏凡二章崇禎四年十月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臣黄道周謹奏臣自初春患
病以來垂百日不下牀簀至四月十七日力疾具疏乞骸
還山猶以去歲浙闈事蹟未明欽蒙聖恩着撫按速行奏

結臣伏枕靜聽今又六閱月浙江撫按奏結已明臣抱病積痾痊可無日仰視隙光唯有悲歎臣居無宿飽行無贏糧所忍病忍饑至三百日不敢哀請者謂處覆載之下重荷生成不敢尺寸違明時之憲也今浙疏已至聞事已明酸冷一身傷魂萬里自反生平谿刻孤行不能無過即稿首半途不足爲恨但以聖明在宥萬類昭蘇湯綱禹車歎聲四塞臣獨缺然自負遺骸不反墳墓是臣所日夜搥心歎其命薄也臣蚤歲學道遯迹空山二十七始就青衿實不意有靖獻之路又見古砥礪志節不得一命沒身草野者多矣臣生際聖世厠侍從授死出生實爲已汰然既爲

臣子繫籍聖賢卽溘然必有一當以報君親今徒呻吟斃旅次上無以報朝廷下無以告墳墓且使天下志節之士疑臣躭榮圖幸復不去卒委溝壑爲幽居者之所鄙是臣徒死無纖毫益于聖世也臣恐以八尺遠累鄭人幸及朝夕銜恩丘隴當垂死雅歌以頌聖德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臣黃道周謹奏臣伏枕委頓於今遂一年矣再疏首丘血枯頭白直以闈事磨核未了本月十九日伏覩聖旨尚覲法經旨旣已錯謬何堪中式着革去舉人發肄業黃道周閱卷未明割裂非法念已降處姑着于補任之日罰俸一年臣庸劣迂戇罪釁山積幽

黜顯戮委體難辭不圖餘生再逢覽政風霆之下垂假和
藹臣四顧同儕私循顏面不知何根沾此渥澤即有觔可
纒野艸有屍可裹馬革不足上酬浩蕩下塞區區但臣已
矣臣抱病終年骨血都盡自省生平無一條長可報明主
又久負六罪窮汚極垢不容終溷聖朝臣少值家貧父喪
不舉彊仕葬毋擬追制六年比聞■警揭家出山遂棄墳
墓是臣不孝生逢有道自誓鼎鑊有所不辭比當雲漢之
會下詔求言臣反奄然自同結舌是臣不忠循資典試不
能大闡仁義之言徒修行墨辭意不宣使觀者疑其蒙昧
是臣不支呈身自效不能大攄彊場之憤徒蹈水火輕嘔

片心使聞者疑其游說是臣不武羈旅多時苟債無所聞有交際雖肋蝇頭不能自卹是臣不廉又見一二詞臣守支詿誤罪輕於臣罰重於臣顧影捫心甘為請代又幡然自阻是臣不直臣負此六罪者即膂健蹶張不敢強顏以圖就列今又羸劣束骨支牀即受殊恩更補一職終成素餐貽羞清路幸得餘骸告先人墳墓銜結無極崇禎四年閏十一月

放門陳事疏崇禎五年二月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今患病臣黃道周謹奏為遵例請旨放行事本月十二日臣病棲邸報見吏部覆臣患病疏奉聖旨是臣力疾中庭叩頭謝恩即當束裝攜妻孥

行矣憶臣自庚午正月間　薄都城擕家萬里間關北上
今又正月間寇廹東省擕家萬里間關南旋往還冒難首
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
幸餘骸骨無可復言然臣覩志行之士如郭泰馬周年皆
不過四十八臣行及之矣恐一旦溘然無一語可報陛下
者幸及臣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
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
一臣所學本于周孔無一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巳未
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
食以還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

年戊申爲大明發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人事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恭默深明天道寤寐以思賢才而賢才卒不可遽得撥越以絶小人而小人卒不可遽絶方陛下開承之始外清逆黨內擣權璫天下翕然想望泰平曾未四年而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天下騷然不復樂生雖深識遠慮之士豈虞變動至此乎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

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自臣入都來所見諸大臣舉無遠猷動成苛細治朝著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不經談刀筆簿書則以爲知務片言可折則條蔓終年一語相違則株連四起使陛下長駕遠馭之意積漸而入科條之中臣子悃愊靖獻之忠抑鬱而消文網之內迹其所爲既不足服小人之心度其末流終必承小人之敗支吾輾轉苟據目前瑕釁既成則誕欺立見卽如往歲　去遵永巳七八日而叙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又如近者賊破

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師者以爲不犯秋毫即此二事而遠邇情形槩可見矣凡外廷諸臣所敢於欺誑陛下者必不在於拘攣守文之士在於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所敢於欺誑陛下者必不在於錐刀梟布之微在於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思地中有水之象知民情之所繇通體剛中而應之文知師功之所繇立因以旁稽載籍自漢唐以來所用在師中而致治者幾何人用在師中而致亂者幾何人因以仰質聖賢自孔孟所稱對君子而砭小人者幾何事就小人而砭小人者幾何事自古迄今決無吹毛數睫可成遠大之猷歛怨樹威可奏雍熙之業者

臣至愚劣自抱病已前每云東江遼人不蚤料理必成極亂又云帷幄諸臣不懃遠畧必有近憂今島衆垂亂山左傾危虓吭拊背已墜之機疑撫疑勦猶循泰晉之智經月上下求一撫臣幾不可得盈庭四顧無一成謀臣思曹濮愚民可以靜鎮通泰鹽徒必不可不收津保近防可以酌往淮濟聲援必不可不聯以靜曆濟西之民則易動之方可定以動鼓兗東之衆則震鄰之力易專移頴上之鎮出於徐州則宿遷之上流可斷簡薊密之師益於寧錦則之西擊可支急理島上之民而不藉其援則島上登萊之勢分還塞膠萊之險而速致其師則青州揚兗之

情合詳此數者一意撲滅立限數月可省數年之功如復遷延撫卹不決咽喉之間不容有河曲之事矣凡小人見事智恒短於事前言恒長於事後不救夌城而謂夌城之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民之必不可用兵憒於久頓則謂亂生于有兵餉縻於漏巵則謂功消於無餉亂視熒聽以至極壞不可復挽臣覩今日道化未弘用師之毒勢不可已昔有夏亂征仲尼所錄向戍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之意在于干城腹心羣臣之圖在於偷安避患上下相畸不遂於成臣愚以謂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誠止乎小人小人用即無戎狄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即有干

戈亦足以致理從古有釀亂致亂之人必無有討亂致亂之事隋梁晉宋事不足稱殷武周宣功在自立臣又閱舊史正德七年歲在壬申劉趙諸賊唱亂覇州浸淫四省於時邊陲無事樞揆協心小醜猖狂徒自覆沒以周易推之在需之井利用恒無咎今強寇剡膚我龜不告察花一落轉盻高秋陛下及今廷勵羣臣面諮羣策發揚鼓舞猶恐不足以起天下之材致天下之用而聞警以來未嘗召對災下朝房不復修省遂使素服負帶之虛文亦成日消月靡之實事臣恐有師中小人漫言於命以養亂墜功者小人之言售則大君之柄失大君之柄失則丈人長子皆無

以正其律矣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功得其正則雖亂必治功失其正則雖治必亂況無報
功之心徒懷不正之意亂何以除治何以立國家養士二
百七十年材官蹶張皆荷異數左右投之心力相資何所
不可而一切消靡久麻成頑敵至而不憂災至而不懼恐
非大君所命開國承家之意也凡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爲
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之
材具服自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多以刑樹威而威
愈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而振紘綱之秋也唯
陛下超然深思易象陰陽當否之際何者謂之丈人何者

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謂之小人用之而亂朝著則去之勿以朝著爲嘗用之而亂邊疆則去之勿以邊疆爲戲因以定命正功安內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勳可成無疆之休畢至矣臣孜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唯恤臣膏肓已久錮疾又新不能冒矢石以報陛下又不忍溘然終閉一室而死誠不自恤吐此一言卽瞑目無愧非敢穿鑿傅會以瀆聖明爲天下萬世之所譏笑臣病久援筆氣絶乞陛下念臣垂往之言幷乞遵例着該門放行臣不勝感激之至

放門回奏疏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今患病臣黃道周謹奏爲遵
旨明切具奏事臣以本月廿四日具疏放門廿七日奉聖
旨着該門放行本內爲藤株逕所指何事收鹽徒等項立
限數月作何料理目今師中堪用的知有何人通着黃道
周明切奏來臣捧讀感泣不圖今日陛下猶念臣之言臣
思天下明切之言隨試輒效者莫若用君子去小人使用
君子去小人而猶不效則無貴明切者矣臣生愚迂不能
爲明切之論然觀邇年以來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
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曰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

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黨而翻邊
疆使諸芟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於邊疆之要
塞利害進退趣舍實無一言及之自辛未春月而後盛言
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
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於科場之源流清濁屈
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只此兩件葛藤株連其緒餘以爲
參罰催科比較物件毛末騰沸而本領具廢此在宋人不
過一看詳條例之司而諸臣倚之當勵勤之務臣觀古之
聖賢其所經營不過兩事曰外　曰內逆小人
不共則大臣一心以憂　小人不退則大臣一心以憂

小人今獨以此二憂遺之陛下而大臣夷然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用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夫行事用人此密勿之威柄安定于陛下之衷研於大臣之慮不安使疏逖羇士者談之疏逖羇士談密勿之事必徒禍身爲天下所笑然而臣固迂愚臣所欲收鹽徒防徐口實津保聯淮濟輯島民厚寧錦靜濟西之衆動兗東之師者臣非謂登州島民能翔千里溯汶濟而上也臣觀登州地形陡出海外舟師四游與風南北自石鎮而北東風稍南舟出沙門者可趣灤河遁西至於直沽自艾山而南東風稍北舟入過沙者可趣海州遁南至於淮口

上下四五百里信宿可至今賊已破黃縣徵糧福山裝理
舟艦此其勢非安坐者又今二月東風已發島[illegible]倭寇處
處可勾使諸賊為[illegible]用勢必未肯然借[illegible]之勢上下
分馳舟檝車騎聲息相資則邊疆之事去矣臣計登州諸
縣强半斥鹵糧可資土不足資客收島衆則其食不支不
收島衆則其巢穴不固勢必重兵自守分黨四掠西疑青
兖之防南掠徐淮之道自膠萊以西崎嶇川壑間數百里
臣不懼青州齎徒能越膠河以應亂卒誠懼淮上鹽徒能
呼蒙羽以應舟師如萊青重兵不急搗賊則通泰淮海自
成鄰壑今度于淮上造船必百日乃備往還文移又當百

日但命淮撫便宜募商計直散引收合鹽徒練爲一軍不
俟訓討自成勁卒得戰艦數十艘可以上搗登賊北出之
虛下收江淮防漕之實內銷桀驁之心外弱梟獍之勢如
使數月以後島師窮至索食江淮[illegible]西窺分防灤永急
而圖南難爲力矣今度諸島未與賊合兵食尚脆必不能
西斷膠水雄據一州使青萊東兗二十餘縣褰裳奮袵六
七萬人晨夕可得立限數月焚舟破釜猶可撲滅更一兩
月雖有重師徒資縱壑俟其颺去沿海上下在在堪虞今
必江淮有兵而後賊無退舍令其船檣無用而後北汎易
防如使津保之間徵召或虛則鹽滄之民忽皇易動萬一

登賊舉帆北出寧錦一帶八九空城付一巡撫島民[illegible]丁在在可慮遊薊督臣鞭長難及此為猛獸投其空餌也且此賊前來狎知虛實不救凌河必有汎凌河之心不護關門必有輕關門之意盛夏南風高秋[illegible]馬[illegible]賊若合則我勢自分臣非謂登島亂卒能尋故道捨汶濟別出津通之濶也凡車騎之用在東北舟楫之用在東南關島上下挾其兩長則中國之技窮于雙短是臣所欲立限數月責青萊之衆滅登黃之賊者也自昔亂賊縱橫不兩月破滅者獨貝州王則耳然其時猶遣一相臣副一宣撫然後收六十日之功今登賊之勢大於王則諸臣之智短於明鎬而

欲以夷猶勦撫徐觀其敗臣見其難矣天下之大何患無材陛下誠奮然振勵畢諸策力中外相資以廟算成之何材不奮臣素不交游於中外人材實未周知然以臣所學載籍所記直亮剛方必為君子脂韋荏苒必為小人仁閎寬弘必為君子熇驁狡險必為小人樂善聞過必為君子好讒悅佞必為小人難進易退必為君子競榮固寵必為小人非道不繇必為君子他途借進必為小人持此五者衡量天下十不失一宋儒有言邊帥之材即不可得當於縉紳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即仗節死義之臣人臣至死義已無足觀何況偷生遂成[illegible]之事臣

覩萬曆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穽即緩急何所得半士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離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養士則所參者必市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欲益張知其為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詩曰彼疏斯粺胡不自替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序必在林藪臣所常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閩喜任贊化皆倜儻有氣骨則皆蒙

謐去矣所習聞者青淵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剛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丰采鄢陵梁廷棟膽決機警年力方新自當需爲異日之用其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爲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爲福建參政金華朱大典爲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爲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爲陝西參藩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凡天下人材視於君相事業成就視於廟謨今帷幄之上未有定謀閫外諸臣徒循故習師久而逃逃久而叛勢有必趨非法所禁陛下必欲振作人材嘗敦尚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康陶之士昔太祖品隲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

下卽蓋指諸膚滌學究而已非謂崇尚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今風俗久頹惡直醜正人材飾貌亦不易知易之初泰曰拔茅連茹其初否亦曰拔茅連茹其辨之於初者同其辨之於終者異人事不齊而否泰變象是臣所欲陛下詳審定於師中者也昔蘇軾臨行欲陛辭不得乃上書言極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達臣今值堯舜之朝雖乞枯骸猶荷明問臣死且不朽至於恩任不能明切如好醜定於肌膚不可復易謹昧死具奏唯陛下少垂察焉

愼喜怒以回天疏崇禎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爲賜環巳
久圖報無從昧心不可事君建言又非得巳自揣此生無
以報國甘從顯黜以謝素餐事臣坐狂瞽自廢五年不圖
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秋盡驚聞■■警甫創入都萬里載途
經冬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巳非臣有頂踵可效不敢自存
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阿淟涊遂歷春夏出無一語可報
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衾影還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
之事俱成孽孽凄然淚下細觀自古忠藎之臣竭力致身
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
者臣自度血氣巳衰學問不進利疚威惕事事創心怔忡

之餘遂成痼疾正擬呼籲乞身自投溝壑而雨澤未降雲
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殷憂之時羣臣修省惕厲之日臣雖
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圉洊驚寇攘式內廉恥道衰人心
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賫無貳之臣必無以洒發肅心滌
除奮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免朝夕無敢爲陛下昌明其
說者勿論其他即如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拜命冀一沛
澤以成麥秋即釋滯囚斷庶獄繪監門之圖猶烹桑之請
猶未足以上叶玄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兩尚書衿
紳咋愕道路嗚邑未聞有一臣敢申一疏者又安望其戡
亂除兇鋤宄解網賛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寬

仁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有士
氣不揚隨風茅靡至于今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係人主
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于臣
鄰則臣鄰興作怒氣行于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
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
故爭於其大不爭于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競朝無一
可喜之臣則臣無一可起之事邊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
無一遄沮之日威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昏互熾叛逆
蜂起四方潰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至爲旱災而大小臣
工猶結舌不語使陛下焦勞于上百姓展轉于下而諸臣

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違道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近有韓愈陽城之嘲遠有孟軻蚔鼃之諷自顧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諉卸之端後者堅詞林緘默之路負恩藏拙遠媿古人臣何知言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衷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擊壤荷榮沒齒無怨

擬論楊嗣昌不居兩喪疏崇禎十年閏四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為空言無

補不得不言報効殊難不敢不報自揣迂愚再祈賜玦以扶名教以醒人心事臣生值明時事明主勉強自奮屢蒙寬宥凡以疎昧之故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被生全者再四矣臣無言責又非好言者然有一事臣不言則終無言者且以亢旱修省陛下誘臣以言臣今日不言異日言之必悔晚無及是以不卹禍患再矢敬愼冒昧言之如大司馬楊嗣昌奪情秉樞條議溢地均輸事是也臣孤陋閒守閱邸報常後時不知其條議何狀然觀古格士匡時致主者皆有根節纖毫不爽然後能濟大艱勝大任為天地神明之所鑒格方土木時北塞多虞先臣于謙羅亨信實始

奪情克詰戎兵嗣後邊臣間循故事然皆鑿凶門出閫外本末鈎連勢非獲已迨神祖時大婚未舉俺荅初附張居正僅奪數月之情以觀典禮至使天下交譏名實俱喪神祖終薄其人身死乃錄今天下賢才尚多人心未泯獨以積媮之餘委靡莫馭是非易淆賞罰不儆每有艱鉅彼此推卸以至盜賊縱橫下苦百姓上煩明主令有二三大臣洞悉本計內修禮樂外明征伐收人心鼓士氣制節謹度以持其後成康之治猶或可致也而僥倖功名者乘間鬬捷以禮義廉恥皆不足以爲治使禮義廉恥果不足爲治則伊呂周孔廢于前世矣臣觀陛下法古敦庸深明本治

以崔呈秀之奪情據位而首膺蕭斧卽袁崇煥之奪情閫
外而亦不免誅夷是陛下之明察與天地神祇之鑒觀昭
著如此也古之聖人以爲忠信可學至孝難盡故以廉恥
相勸不以要道律人然如魏闕之下司馬之堂政教所出
何可紊也臣素頑鈍不能多識然記先臣翁萬達以奪情
至部降左司馬不踰年罷歸楊博以嘉靖丙寅丁憂戊辰
復起總督且禫矣猶蹙然恐以衰墨莅事爲戎　所笑今
樞臣新居兩喪不在疆埸偃然自擬於楊張之間天下卽
無才何遂唐突至此乎陛下以至德化人防維犯亂間有
磊犖之士偶坐細故如陳壽之九藥阮孚之追婢皆幽擯

不敢別白奈何使欒欒負棘者坐弄　鐵磨厲天下耶天下
雖大其驗呼在一人之心氣陛下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
天下皆靜陛下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雖有
九六災眚水旱盜賊可以力行善政付一二賢達勛勦消
滅之陛下執要運仁力行於上豈必使四海精神盡頓於
兵餉之下乎臣聞樞臣條上兵餉爲盜地均輸之說派兵
十二萬餉二百八十萬欲俟兵齊餉齊始展區畫天下望
樞臣如旱望雨望滅賊如水滅火必俟兵齊餉齊誰則不
能且是盜地所出其能幾何加派之後復有均輸敲扑之
餘聞有那借勢必數年不齊則是樞臣不欲滅此朝食也

凡賊之所以不滅爲不得要領屢撫屢縱將驕於上卒翫於下委蛇遷延時諱時起以兵單餉絀爲詞耳非果嘗試挫弱不復也往歲秦中措兵十二萬餉百二十萬展限數月然卒不效者任事之臣少推卸之謀多乍撫乍勦兩無所就也誠使當時賞罰甚明要害甚得前後遮伏犄勢逆折之潼關之外可以不驚而諸臣動稱地廣徑多阨塞易漏非用衆不可故諸臣皆自救敗非爲功於陛下者也又去歲[illegible]迫三輔匆卒召東南兵每省數千行糧安家各費十餘萬行不踰閩而一紙罷之令其時道將決計踰江分路豫楚合諸土兵邀擊逸賊雖萬數千有十餘萬之勢夫

以帝王行師於中原之內州縣比櫛龍蛇起陸而云必王翦白起銜尾於道者此大無算近于風浪也今豫楚江淮困壘已久三省赤籍少不下十萬餽餉數年主客正支安有定數又島餉新撤江廣之運可省三四十萬石登萊儉險促節之地不安久宿大師但使分島併楚以靖中原練要握奇以綏東土取遼餉之緒餘綻秦豫之單虛挹彼注茲猶所謂天下之全救天下之全也安在其為半乎臣觀古今三代之季皆有繁徵搖動人士卒用不靖我朝二百七十年纍洽重熙雖有寇攘洊驚而天下晏如者以士民跕足尚有餘地饒已日衰之如閒架陌除榷酤度牒貿鬻

之類縉紳恥談以至銅鐵銀冶無甚巨害君子猶引義爭之是以相維安于磐石也信如溢地均輸之說行於江南刁民猾胥搤腕語難闘閱相煽梃險逃虛又寧可靖乎且爲權計以辨一年一年之外大兵未練大賊未集大勳未就大難未殄水旱間出艸木變更眄眄之衆何所消之反裘負薪荷刃向內備見於此矣夫以七百萬之新餉盡爲闖協以八九載之威神殫於內操權于其間猶未有一二日之間暇十數萬之贏餘以需應不時補苴罅漏而欲借一年之計使蒼生破釜以應寄炊中澤長嗷而觀布網臣雖至愚知其未可也今四方亢旱支河枯竭永平之間胃

內相噉瀛海孔道擄掠成羣區區江南民力已竭陛下必欲滅賊兵不必多餉不必倍但選諸直言敢諫之臣及諸膽識強敏者持繡斧監諸道軍因糧於省因兵於郡因將於士因賞於賊間選十數制科閑兵衡敵州縣令其自舉能者授之賊平一年卽報雄職天下翕然思奮其長寇攘奸宄聞風拊心何必撐蒼生之骨以禦彪虎乎至於炎旱之故積於驕陽憤盈不交坎離失治臣見比年賢人在野憂鬱殊多如詹爾選吳執御金光宸等皆慷慨特達不憚批鱗分其餘才可以[illegible]虎而長滯巖穴亦乖和氣又邇聞內操不間冬夏上混雷霆下竦社土方今熒惑與日同行

會於鶉首三辰皆火火政不脩則蘊隆不退陛下誠當清
獄之時沛然肆眚起廢籍停內操以蓄陽光以養陰節火
政既淸則雨澤必降人心不鬱則協氣旁流是即解澤之
良方互感之邃理也陛下既以言督諸臣想諸臣必有言
及此者雖是禮義廉恥百世之雲雷非直一時之膏雨天
下悠悠習爲細故生心害事變非一端即如溢地均輸便
有熙寧元豐均田千貫之禍臣知之不言言之不盡異日
言之雖悔無及臣爲此疏已經十日六七焚艸然終不敢
自欺以欺陛下誠以提醒人心扶植名教亦是詞林職業
幸逢聖主懇惻求言不敢括囊以沽安貞之譽即以是買

禍臣亦有幾微報稱槁死無悔爲此奏聞

求言省刑疏崇禎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爲萬里孤臣危病隻身報効既難稱職不易拊心多慙仰祈一去事臣冒昧不知進止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乞休奉聖旨詞臣職業最爲難副勿欺所安自矢建白不在空言黃道周以清望起用正當深念時艱矢圖報稱至朝廷每有處分原係臣子欺蒙自取若不悉其事情本末槩從感憤循名似美責實何居臣不勝感激自計此生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彌月欲求一靖獻不可得凡

懷疏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言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鬱昏病沉眩二十餘日時科臣陳昌文與臣同病竟死令臣當日死則亦死矣縱有忠言誰爲白者臣迂蒙寡特于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懇懇欲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纓纏纆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于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爲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言宣王側身悶下之

至也感玁狁蠻荆而修政是爲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王憂思謀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是以吉甫名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同人心未可頓收寇攘未可頓服所當深惟其道講求其故攷証詩書以鞏其後齷齪瑣人安足共圖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萬人知之道無它亦曰能愛人安民而已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明神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

下寬仁弘宥蓋有身任重寄七八載罔効尚擁權籍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晨呼百讐齊奔而東西慫忽若此是有道仁人所倚席而廢箸也臣觀陛下每值天誡輒避殿省躬率先羣下此自古聖主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陛下間有陰陽災眚兵戈之害則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𡈽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以廣名祲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州縣承流象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當宁之心氣當宁之心

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當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宁之心氣旣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奈何使艸土臣庶市其怒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人無枉直郡邑長官苟且了事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係于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無賴今天下巉險無賴之徒羣聚京師鳥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俛首屛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由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如清執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歛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

淸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愚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淸獄之端出于惻隱惻隱爲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卽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雖多雉離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爲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卽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搶攘之中尚日與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德以爲戰勝之術今公卿卽多暇而[illegible]東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淸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稽之談修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踪塞兌不言人過

然私誦聖賢之言以爲淸忠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
責至人忠恕以恕僚友陛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
十年前閭巷養驕無觸乳之犢陛下敦睦即雍穆上下豈
必令二十年前縉紳衿棘無傾軋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
心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淸甚迴寧保天下四海無一
蹴弱齒馬之事目下伏暑將徂凛秋且至最要者在安慶
厲師措餉立限務掃英霍襄鄧之賊勿以若撫若勦誘之
道謀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爲截伏搗堅之策
勿以若棄若存復成耗注最便者在因士氣方朝開兵衙
州縣另爲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掣簽分地長其

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批鱗強項之臣使爲秦豫襄盧諸
道監軍但約賊平援之節鉞勿以別戶分畦銷其壯志又
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彼訐無証之士悉以一面解
其煩冤行此五事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爲祥雲寸短尺長
畢成大慮諸臣之訴許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
漸措不用然後以上歌採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
周宣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無怨又臣自未病前
觀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
又以朔夕合伏宜修平火政稍節威光使火不爲厲明春
熒惑在于大火徘徊氐房心尾之墟宜愼火器遊燧戎務

漢臣蓋勳曰寇在于外而內陳兵黷則不武陛下洞燭曆理溪明天道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弊弊于兵餉刑獄之下乎臣艸野受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瀕死思一罄所懷非敢一言感憤輕談時事惟陛下憫其孤危惓惓冒昧乞賜生還驀遂首丘臣無任感激之至

三罪四恥七不如疏崇禎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今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爲高厚難酬素瘝多愧敢辭新恩以安愚分乞從休致以保餘生事臣胃氣

虛敗既經月餘神思昏憒變爲怔忡自傷福薄不耐好官兼以學疎未能練性遂委頓至此夫復何言前月二十九日驚聞聖恩陞臣今職本月初三日部覆奉聖旨是臣即當趨朝叩頭謝恩而下痢之後步履虛尫遷延復閱旬日臣思臣家世寒儉賦稟迂愚量腹度形日虞滿概幸以餘灰得睹聖政釋清斁之臣解蘊隆之澤即行歌擊壤已有餘榮又北陸已邁長至方來皇太子行當以履端出閣瞻依之下坊局最親臣何忍言去然臣自計出山以來有三罪四恥七不如謬不敢以迂愚庸劣玷於清班所謂三罪者臣先時六七年見朝廷賞罰信必新餉充羸人心方奮

毅然以遼瀋爲必可復流寇爲必可掃因邊治邊因腹治
腹扼要刻期爲效非遠比揆諸邊腹事久勢殊人情頑鈍
皆謂要不可扼限不可立惴惴姑息濡御不暇臣遂恍然
不敢言征伐一似臣前日爲大言以欺天子者是臣罪一
又臣自艸土恭承環命天下遂欣欣想望彙征毅然以仁
義爲必有效申商爲必可廢衆正盈廷則奸邪自遠比覩
中外衆尚詭隨人習告訐下犯上賤犯貴不肖犯賢臣遂
恍然不敢言禮樂一似臣前日爲危言以欺天下者是臣
罪二又臣初見明詔敦尚孝悌貴廉貞頒孝經小學於黌
序鄉書鄉里以謂士大夫即不能師法聖賢亦念綱常持

名教以富貴功名爲第三四義比見諸縉紳皆毀柙踰閑挂衰服入都門攘臂吹塵以冠裳爲貨與市井爭行臣遂結口怵然不敢言名節一似臣前日爲危言以欺鄉里者是臣罪三此三者皆臣畜縮自廢以負陛下者也所謂四恥者臣前後出山咸有天幸兩値雲漢求言兩値京輔退未有一事一行以敝初志在辛未求言則以引慝候旨欲陳而輟者三在今歲求言則以淸獄方行欲陳而輟者再在庚午 退則以攜家載道落節於浙闈在去冬 退則以單騎息肩溷柴于房考皆始于危言終于持祿始於危行終於養交此四者皆臣偷安自弛不顧名實以負陛

下者也又臣記漢臣梅福之言以爲四海之廣人民之衆能言者類固多然求其儁傑指陳時政言成文章施合時務者亦不能幾人臣庸劣最無比數不敢上方古人正如今日諸臣品行高峻卓出倫表則臣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不媿純孝則臣不如倪元璐湛心大慮遠猷深計有經世之器則臣不如魏呈潤直言敢諫貞心絕俗則臣不如詹爾選吳執御雅尚高致博學多通足備顧問則臣不如華亭茂才陳繼儒龍谿孝廉張燮乃至圜土之下纍縶諸臣樸心醇行臣猶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轗軻拓落臣猶不如錢謙益鄭鄤而諸臣或在艸野或墜淵谷臣

獨以庸劣餘灰重佤日月猶不慙恧如食斯飫臣以頑冥無耻重負我陛下者也陛下即以寒冷諒臣然臣自諒人臣之清貞猶女子之自守女子旣字苟無婉容嬿色以康其姑嫜諧其姒娌又不能紝織饋爂以給其家人即閉戶自守安用之臣以庸劣自號迂愚謂天下皆徑不得不迂天下皆習不得不愚陛下方以寒冷諒臣臣猶得言去令不以寒冷諒臣樹黨沽名百過橫生臣又豈得言去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立朝而道不行耻也臣無可行之道陛下又屢採臣之言嘗抱骨圖報但以迂愚又負此三罪四耻七不如者驟得一官戰慄無以自立聞人批鱗請

緩則惶汗欲死今又病甚言語迷惑不識進退惟陛下矜憐寬其狂易許辭新職以原官休致臣歌詠聖恩永永無極臣自前疏奉旨後有再疏謝陳皆值病中輟遲久不敢頻瀆惟前五月二十二日齎疏告病會遣役亦病不得上今冒昧合併以明不欺以效芹曝惟聖慈矜宥

救鄭鄤疏崇禎十年七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今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臣於前六月十三日力疾具本辭職內稱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揣分自安不敢以負乘致寇又并附舊疏粗陳道法治御之略非敢

有一言干冒希榮以殉流俗撓國是也席藁引辜爰皇二旬至二十九日驚聞聖旨禮樂征伐名節是朝廷治與天夏扶植綱常最大關鍵黃道周職在詞林不圖報稱一味偏拗好名違所奏并舊牘附陳語多含吐且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毋名教罪人猶云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臣惶恐萬死臣處明時濫清班雍容緘默可覬後福雖窮愚極迂豈不知守口之樂所不得不如此者以六載賜環萬里赴難不忍恝恝以苟偷自結必不得已亦攄片言以報陛下耳臣觀[illegible]既二十年流寇瀰漫又七八載百姓瘡痍橫死相藉臣私意以日中之市無游談踰險之

車無袖手大小臣工宜悉捐其私慮以急公家舍其細競以圖大計即甚無能宜推分引身以崇讓敦厚少補萬一如爵祿是競毛舉鷙擊高自封樹以誤蒼生誠非所望於今日也臣才具不踰中人年過始衰即欲奮其蛙黽以償馬骨而四顧了然不覺心冷以視舉朝諸臣無一不十倍臣者顧影問形每況愈下又何怪乎古人爲侍從不半載章疏至百上臣賜環七閱月僅補兩牘尚吃吃不能自暢以臣遭明時事聖主仰受殊恩尚闒茸如此今與諸臣并道後先其不能追及何啻倍蓰哉臣前見科臣章正宸疏有云許臣或迂疏矯特自潔其身亦不過護一官耳臣爲

此負愧至終日不食近見科臣馮元飈疏云諸臣皆著績便安無裒輦請纓之義臣亦爲負愧累夕不寐二臣皆知臣者非爲臣發欲使臣聞之如呼寐使醒臣又病起子然鼠泣是以決計欲自劾而去非敢與大臣判其出處盈廷爭其是非也至如鄭鄤者天啓二年與臣同爲庶常鄤與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鄤嘗以爲怯臣至今媿之乙丑臣奉母歸養舟過毘陵鄤母吳孺人送臣母出境未嘗以爲不孝今又十三年距鄤發科時已二十六七載時地遼邈何由追剖其事但時捉筆不能明白輒想鄭鄤以爲不如眞不如耳宋臣韓琦在中書每見

章疏談人隱過輒以手掩之仁宗嘗稱爲忠唐臣顏眞卿嘗糾李何忌不孝但云酒失詬誶猶云此非盛事今鄉黨聚談好摘人瞹昧以爲笑樂四方訛棍好造不根詶赫攫錢風俗薄惡犯亂所生挽之在上不可不早也臣自不如人不孝不慈不交不武已見臣六年前之舊疏今雖終日克治了無所得何敢復望古人幸遇皇上仁覆閔下有鞀鐸芻蕘之思是以溉骨生肉敢圖片言隻字之報如臣自量廢棄巖穴即狗馬不如何況鼎臣而上臣少授詩覩仲尼以神聽而定二雅在伐木則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在小明則曰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天下未有不正直而能和

平不忠厚和平而能受福者也朝廷必欲扶植綱常治禦[illegible]夏自當取其顯者畧其微曖收順而討逆嚴大而畧細以至仁為本以明武為用勿使嶮險小人得射形影而弄威福唐臣李絳有言人主聽言甚易人臣進言甚難方其懷疏欲上已十失四五至于上前十不得二三臣亦六七謄疏僅再達上前雖筆性迂庸亦恥為摘發前後含吐不能明白則誠有之至于是非天下萬世懸久自定豈臣片言隻字所能顛倒且如臣原疏以為文章意氣轗軻拓落則臣不知錢謙益鄭鄤錢謙益為臣前輩與輔臣辨難俱在上前其由來亦久臣不及知鄭鄤攻魏忠賢救文震孟

避難人山臣所親見雖學問不同而文章意氣大略可觀古今人士以文章意氣損壞福業者多矣臣以是分規亦以是自糾非敢爲累臣文過也古人亦言輔臣職業視天下安危天下安雖訾輔臣不以爲損天下危雖頌輔臣不以爲貴臣生平未嘗訾人未嘗頌人但愧此生無一如人自充自支不敢濫玷清班自膺顯授而已臣揣分疎賤不敢呼籲皇上俯鄙犬馬然恃有賜環之恩在詞林十六載未嘗言祿幸乞骸骨得遂首丘自甘歿齒惟陛下少垂察焉爲此具本同話親齎奏聞

申明掌故疏　崇禎十年十月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
奏為懇恩辭職冒昧乞休敬就局中粗明掌故事臣自五
月二十六日蒙閣題奉旨陞臣今官掌局以來曾經三疏
引卒不敢就職者數矣以聖主特恩寬宥由成靦顏就列
自詣閣領印之後問諸當該云此印何施曰不過文移支
給薪俸而已又問經書何在曰府後舊有書庫五間今俱
堆閉空諸所有又問局中今何所司卒無以對及詣局見
門徑荒窄僅通馬蹄徑左廚房六七間鞠為蘇壤并無瓦
椽局中皆胥役住居無可坐處臣始浩歎謂文法委弛之
至於此也臣思坊局等官雖有印信每有關白通繫府閣

心遠地偏積漸乏然但今前星啓旦萬象維新銀榜桂坊豈容寥落臣偶閱先臣崔銑文集稱其家居起爲宮寀時曾寓司經局朝房今局中尚無厠足之處何况朝房至於局印舊爲洗馬掌管其有東宮顧問經籍圖書皆洗馬率屬自較書正字綜理以聞臣以諭德循行視事欲頓百年之頹綱新一日之華貫乏其難矣然臣身在局中顧名思義竊謂官方閣舍猶有變更經緯典章千年不敝坊臣自允贊而下有淸紀司直司諫官不必備維其人局舍自經庫而外有堂廡廚房門徑工不必修存其意至於司經名局實無一書職掌司經徒存一纂東宮卽有一日問誰司

曷事者何以對之先臣丘濬嘗稱我朝著作聖祖極多有
祖訓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已頒行天下其在內閣書目猶
有御注洪範御注尚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鑑武臣鑑外
戚事鑑儲君昭鑑錄廣昭鑑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醒
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及存心精誠省躬志戒永鑑
忠義六錄及女誡務本之訓凡二十種書皆可上四六經
下齊墳典今講讀諸臣皆未見其書或有不能舉其名者
臣觀聖賢讀書不在於多在得其要領立見施行足致盛
治而已聖祖著作雖富然當永樂時召授東宮惓惓留意
惟在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四種書而

已今四種書傳本甚少可悉發內本謄刷先頒講讀官及
詹翰坊局諸臣益講讀爲差擇供事之官寮坊局爲現在
供職之官寮與聞治道一也更於二十書中廣發繕錄布
於朝紳藏於經局之室取其精粹與四書六經同宣講殿
而聖祖心法與治法弘暢無窮昔宋仁宗致治四十年道
化翔洽嘗見禮經浩繁特於其中取大學中庸儒行三篇
以賜釋褐之臣昭代採之至以學庸先於四書爲取士極
則漢宣帝亦致治多年神鳥數見魏相爲相只採明堂月
令二篇舉事舉時準於陰陽不失其中而已由是推之書
中有二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

衣坊記表記禮器禮運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豳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篇銷于四書以翌寶訓大可有宋仁唱道之效小可通魏相贊治之旨在約御博不及三年而義類備舉矣諸篇之中洪範月令尤為精緊洪範御注翼以傳疏諸儒不煩更端月令中星日纏次異度稍取今曆以正斗差推移之間陰陽叶序是亦不出三月而條貫畢總也此外有貞觀政要大學衍義帝鑑圖說皆明白易了其精已在寶訓四書之中皇太子睿哲天開游衍傳說自可洞徹臣雖不與差擇竊為現在從官雖朝夕

乞休猶一日在職以臣愚昧欲請旨先發聖祖御製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廣貽鑑錄務本之訓及存心精誠省躬志戒四錄以賜諸臣使其近泝化源遠紹道揆次發尚書禮記詩易中大篇鉅章稍稍銓政裝潢分帙以便講說以充拓祕笈發皇猷慮使聖帝明王惠君哲人之業不夷於淺近不滯於小康別請聖製編目存者皆謄副本藏於詹府經局使奕世司者有所考循并選海內蹐灑砥礪之臣如臣前所舉陳繼儒張燮董皓髮龐眉紬繹故典以爲東觀之光并乞即時選洗馬一員以視印信以綜理局事至於修理門宇推補司直清紀司諫諸務事屬詹坊關請閣部

非臣冒昧之所敢陳臣負病已深報效無日僅留局内之空言以明事前之職掌倘不甚謬乞次第舉行臣辭職繳印懇冀垂慈即當將襆被拜恩原野非敢留戀瞻顧自取罪戾臣捉筆拊心不勝屏營之至為此具本親齎奏聞

請告疏 崇禎十年十月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為微臣揣分難容懇乞休致以終賜環之恩自甘罷黜以厲廉恥之路事臣不才窮愚極陋自壬申廢籍而後負吞荷粗承矢久矣忽逢特恩復離隴畝譬之盲人一旦開眸得睹日月千願俱足不知其他去歲九月聞[illegible]警投袂

人都於今一年見四方未靖寇攘賜張每對詩書皆有巾幗之色況藉此梯榮凡臣此心路人知之其不敢與鵷序爭翔亦已明矣夏秋以來自度不效四疏觸蹈謬有狂言幸蒙陛下垂觀過之仁推放麑之義使臣得偷陰視息私念諸鼎臣建言負愆者方在圜棘與囚伍齊食以臣視之菀枯之分何啻千里乎頃逢盛典以青宮出閣預選從官臣又幸未離坊局將事木天日月之傍鸞鵠鳧雁俱有光輝臣安得過自菲薄十月二十旬忽傳有同官項煜編修楊廷麟推讓臣事中外喧傳臣聞之驚歎以謂今邊圉多事蒼生塗炭二三詞臣身不跨鞍射不穿札何苦自相推

重以啓疑端且以啓明方旦畏慶徘徊日馭正中陰邪退伏讖東張弧之談固無望純臣之胸臆也臣一生孤立無競無營但以學不純師鎔理未盡爲孝不遂抱忠多慙項煜楊廷麟二臣知臣之美不知臣之惡知臣之性不知臣之命至於罪過猥夥應誅不誅應黜不黜感深報淺動成愆尤惟臣自知之耳臣生於窮簷藜藿不飽迫爲外官祿養難備前後廬墓凡八九載馴兔不遠而豺虎潛驚紫芝不榮而蓬蒿日長天下之搖心易落未有如臣者臣抱大疚負大慙即欲勉自湔濯強附青雲而志氣既枯形神不屬必不能奮發以報陛下惟念大典盛事曲宥羣生推賜

環之恩容臣辭職廣廉恥之路遂其初衣臣一身孑然襆被自將以爵祿還朝廷以清議還天下以骨肉還丘墓以名教事業還聖主良臣臣伏艸莽仰祝光華生生世世圖報無極臣不勝哀懇